

埃格雷蒂埃尔一家三部曲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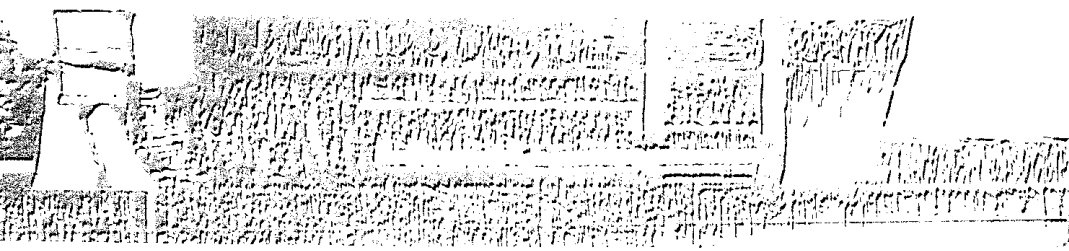
巴黎春梦

罗曼·罗兰 著 张成林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巴黎春梦

〔法〕亨利·特罗亚 著
张成柱 译



(黑)新登字第1号

HENRI TROYAT

Les Eygletiere
La Faim des lionceaux
La Malandre
Edition J'ai lu
Paris 1967

责任编辑: 刘福文

封面设计: 岳大地

巴 黎 春 梦

Bali chunmeng

【法】亨利·特罗亚 著

张成柱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1/32 · 印张31.625插页4

字数: 646,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40,000 — 145,000

定价: 13.40 元

ISBN 7 - 207 - 00223 - 8 / I · 37

译 序

在当代法国文坛上，亨利·特罗亚堪称是风云人物。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多（各种作品加起来约五十多部），而且思想内容深厚，艺术手法高超，抓住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法国重要报纸《世界报》的评论文章称他是七十年代法国文坛上的一大“奇观”。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法国《快报》周刊公布了一份读书调查报告，认为特罗亚是当前法国读者最喜读的作家之一，仅次于巴尔扎克，名列第二。

这个法国文坛上的骄子其实并不是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祖籍俄国，一九一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亚美尼亚的富商家庭。十月革命的急风骤雨，吓坏了资产者的蓬间雀鸟。特罗亚的父母对这场震撼世界的大革命十分恐惧，便带着年幼的特罗亚逃出俄国，在欧洲各地流浪，最后才于一九二〇年定居在法国巴黎。小特罗亚从锦衣玉食的富商子弟到不名一文的海外游子，他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看尽了世态的炎凉。上学、奋斗、辍学、抗争。他学法律，读文学，养家糊口，上社会大学，进巴黎塞纳河省政厅作书记员，练习文艺创作。一九三五年，他写出了一本几万字的中篇小说《虚伪的日子》，

2212/17
送给一家出版社，竟被采用了。当时的特罗亚还叫列夫·塔拉索夫。出版商不愿让这个俄国人名出现在书的封皮上，怕被人误认为是翻译小说，执意让作者起个象法国人名字似的笔名。二十四岁的作者便胡乱造出了个“亨利·特罗亚”来。谁能想到这个名字竟能响遍法国，走向世界？谁能想到这个名字竟能跨进法兰西学士院难进的高门槛，从一九五九年起，成为全国最高学术团体中的一员？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成了全国仅有的四十位“不朽者”之一。四十八岁作院士，据说是有史以来得到这种崇高荣誉的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特罗亚在五十来年的漫长文学生涯中，在小说、传记、戏剧、散文和游记等文学领域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主要作品是反映俄国生活的长篇连环小说。著名的有《只要大地继续存在》（三卷，1950）、《耕种与收获》（五卷，1953）、《未来的继承人》（三卷，1958）、《正义的光芒》（五卷，1959—1962）、《莫斯科人》（三卷，1974）。这些小说主要描写俄国民主派知识阶层求索图新的故事。这些小说虽然属于“历史题材”，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状况的反映。

特罗亚反映当代法国社会生活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要属《埃格雷蒂埃尔一家》、《欲求》和《崩溃》这三部连环作。我们把它们合为一部，分上、下两卷出版，取名《巴黎春梦》。

三部曲可以说是对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老少关系的“哲学研究”。作家通过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去描绘一幅幅琐碎的、平凡的家庭生活画面。不仅没有任何重大事件，而且也没有中心故事。特罗亚所追求的目标是：不把他的人物限

制在某个主要故事之中，而是要展开对生活本身的细致描绘。它把一个家庭作为背景，并使之成为社会的缩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社会伤痕累累。在五十年代初，法国“笼罩在一种黑暗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是浓厚的，沉重的。它到处侵蚀着人们的笑靥，吞没着人们坦荡的胸怀。它增添在人们脸上的表情，不仅是严肃，而且是忧郁”（瓦西列夫斯卡娅：《巴黎内外》）。五十年代，法国人是痛苦的、严肃的和具有奋斗精神的。当时的法国家庭还是比较正常的。法国社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逐步走向了“繁荣”和“稳定”，资本积累有了明显的增加，资产阶级又有了穷奢极欲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特罗亚，他虽然继承了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优良传统，但他不想描写同类题材，他想独辟新径。他不直接描绘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现实，不去描写上流社会各党派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不描写资产阶级文明的堕落、民主的伪善、法律的不义，他要描写的是游离于金钱之外的家庭关系，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极端自由化的“新生活”对资产阶级传统道德和家庭的毁灭性冲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和健康是社会安定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后盾。在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许许多多犯罪行为和社会问题都能直接或间接从家庭正常秩序遭受破坏上找到答案来。他的《巴黎春梦》就是突出地提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他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崩瓦解必然从家庭破败开始。这是最严重的崩溃，是无可救药的崩溃。不管资产阶级表面上如何“强大”，金钱、地位、法律、国家机器等等一切，都拯救不

了家庭的破裂，从而也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灭亡。

三部曲的主角之一菲利普，是埃格雷蒂埃尔一家的家长，是本书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并不是什么大亨，也不是政客，仅是一个律师，开着一个律师事务所，是企业家的法律信托人。他的主导性格是自私，极端的自私。他曾教导儿子让-马克说：“男子汉是一天天自我建树起来的，这是个意志问题。想你自己，永远只想你自己！”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他的生活原则。他的女儿因恋爱上受到打击，几乎服毒快要死去。他知道后根本不当作什么事情。为了生活得安静，他听凭后妻将女儿逼走。女儿的婚事本来是十分荒唐的，应该加以阻止。可他又是为了能和后妻生活得愉快，二人串通起来，将女儿往火坑里推。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想把已经抛弃他，随德国男人跑了好久的后妻卡罗尔再请进家中。当卡罗尔提出她回来的条件必须是打发走前窝的孩子们时，菲利普毫不犹豫地照办了。他郑重其事地向孩子们下逐客令：“我以为我们不应该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思想、习惯和环境……”自私、残忍的性格必然带来众叛亲离的可悲下场，他觉得“四周又是多么空虚，多么沉寂呀！一个人口过剩的城市，可又是多么荒凉。人太多，又象是空无一人”。“到了如此清醒和孤独的地步，难道还应该继续搞人生赌注吗？”菲利普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于是他便理智地服毒自杀了。菲利普的艺术形象是特罗亚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的彻底否定，具体而真实地指出：他们不配活在世界上。

卡罗尔是作家致力刻画的另一主要人物。她是菲利普

的后妻。比菲利普小十几岁。她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是条美丽的毒蛇。她不仅形态美，而且衣着美，动作美，总是面带微笑。她原来是个店员，被菲利普看中了，便来到了这个有三个孩子的家庭里。孩子们已大，她和他们相处得似乎很好，没有斥骂，没有责怪，甚至没有牢骚。如果我们认为她是个好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了报复菲利普在外面乱搞女人，她一步步抓住了菲利普前妻所生的长子让—马克，使出了狠毒的一着：叫儿子给亲老子戴绿帽子。从此开始，这个正常的家庭不正常了。让—马克的姑姑玛德莱娜知道这一情况后，指责卡罗尔的行为。但这女人却厚颜无耻地说：“我这是让他作男子汉，幸福的男子汉。”在姑姑的劝说下，让—马克改邪归正，同卡罗尔断绝了可耻的关系。卡罗尔将仇恨埋在心里，伺机进行更大的报复。她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完全控制住了菲利普，掌管住了家里的一切大权，先后赶走了前窝的三个孩子，并让菲利普促成他们的错误婚姻，葬送他们的前途。接着再掉转头来，专门报复菲利普。她生活日益放荡，和不三不四的男人出外游玩，半月二十天不归，回巴黎后仍是天天晚上出去，把软弱的菲利普气得毫无办法。二人实际上已经中断了夫妻生活。最后她公开投进了一个青年纳粹党成员的德国人怀里，跑到了慕尼黑。跟德国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无耻地返回菲利普身边。在菲利普自杀后，她卖掉了家中的一切，并和法律委托人串通作弊，几乎吞掉了菲利普的所有遗产。这个人物是资本主义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棵妖冶毒菌，集虚伪、自私、毒辣、贪婪、奸诈、淫荡、善于逢迎和善于辞令之大成！在法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卡罗尔

的确是个“新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家和资本主义的“治安”代表们都可以从这个人物身上照见他们自己的影子。

真正感人的作品不仅善于揭露出丑恶的性格、丑恶的灵魂，而且善于宣扬美好的人物心灵，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作品以光明感和诗意感，否则一团漆黑，就会让人望而却步，望而生厌。特罗亚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三部曲中努力刻画了弗朗索瓦兹这个闪光的人物，将她作为法兰西真正女性的代表者。弗朗索瓦兹在外表上并不美，她的父兄甚至认为她那付样子不会让任何男人喜欢，无法嫁出去。她善良、本分、勤劳、正直、对人宽、律己严，勇于献身，内心充满了法兰西女性的激情。她从来不爱追求打扮。用尼古拉的话说，她“是那种不愿突出自己的人”。由于年幼无知，她被俄语教员亚历山大的夸夸其谈迷惑住了，受到了这个无耻之徒的玩弄和摧残。她指望同他结婚，但是亚历山大又不同意。加之她发现了卡罗尔同让—马克的私情，对于一个纯洁姑娘来说，这两件事的打击足以要她的命，于是她想以服毒自杀来控诉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幸亏抢救及时，她才得以脱险。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她住在姑姑家里，整天沉默不语。在姑姑的开导下，她的灵魂渐渐复活了。无耻的亚历山大为了再多玩弄弗朗索瓦兹几天，便主动提出和她结婚。幼稚的少女为了拯救亚历山大罪恶的灵魂，十分乐意地同他结了婚。她对生活充满了美丽的遐想，但从来没有非分之念，只希望过一般人的生活，有个家庭、有个孩子，作贤妻良母。可是连这一点极正当、极菲薄的人生要求，社会也不给予她。为了维

持生计，她放弃了学习，整天打字，去挣艰难的钱。就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以前乱搞出来的私生子尼古拉找上了门来。这孩子比弗朗索瓦兹仅小两岁多，死了母亲，无依无靠。亚历山大出于极端自私的心理，要把尼古拉赶走，不收留他。弗朗索瓦兹反而说服亚历山大，硬要将尼古拉留下来，供他吃用，为他洗衣做饭，找工作，操碎了心。当亚历山大去俄国将弗朗索瓦兹抛弃后，她仍象先前那样关怀爱护尼古拉，多次劝他不要去搞什么图像小说，而是向着演员的大目标前进，最后致使尼古拉成了出名演员。天下能有这样的后母吗？而且是仅大一两岁的被抛弃的后母。在哪一部文学作品中曾出现过这种后母的光辉形象呢？把丈夫的私生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和真挚朋友，被丈夫无端抛弃后仍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和“义务”，这是对法兰西女性的崇高赞扬，她们的高贵品德正是法兰西民族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石。

当有人问特罗亚属于哪种文学流派时，他说：“哪派都不是。”并补充道：“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比把自己限定在某一派别中更可怕的事了。从文学史上看，不难查明，那些杰出的作品绝不是由于因循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才制造出来的。恰恰相反，正是不顾条条框框，超出了条条框框，才给我们带来人类的信息。”特罗亚的《巴黎春梦》正是他打破条条框框而写出来的代表作。我们相信，这套书的翻译出版，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必将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在《巴黎春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西安外国语学院院系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同时，秋芙蓉和李静同志还初译了个

别章节，赵玲和张燕同志还誊抄了一部分译稿，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1987 年 2 月于西安

巴
黎
春
梦
·
目
录
·

上

第一部 家事

1—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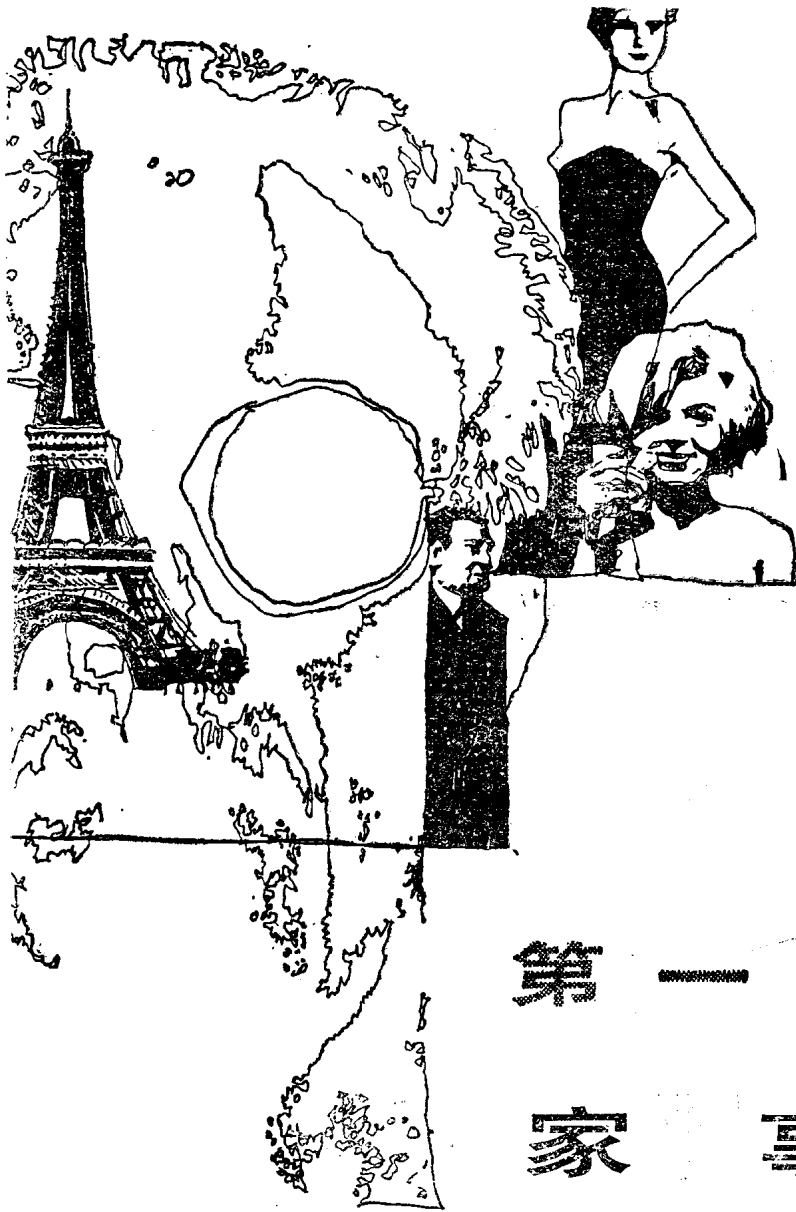
第二部 欲求

341—612

下

第三部 崩溃

613—1002



第一部 家事

雨水淅淅沥沥，顺着玻璃窗往下流。街上一片凄凉，散发出暗淡之光。已是十点钟光景了，黑夜仿佛刚刚退去。远处响着卖鱼人敲的梆子声。玛德莱娜点起台灯。遇到坏天气，这个村镇着实令人讨厌。然而，她还是一点也不想到巴黎去。再说，弗朗索瓦兹在来信中也没有明确请她回去。这封信写得很古怪，大概是侄女心烦意乱时胡乱写来的。玛德莱娜今天上午才收到。信中语言断断续续，形容词模棱两可，并用了好些删节号……弗朗索瓦兹有什么难以写在纸上的心事呢？还是出自于大姑娘们常常遇到的无端烦恼？不管怎样，自从上月发生过争吵后，玛德莱娜便拿定主意，没有弟弟的请求，她决计不再回巴黎波拿巴特街娘家去。既然弟弟说过不让她再管娘家的事情，那么必须等他认错后再与他们和好。弗朗索瓦兹在信中说，她父亲真的要在伦敦呆上一个星期。那好，玛德莱娜不会趁弟弟不在家之机再回趟娘家去尽义务！她自尊心极强，不会接受偷偷摸摸回去看望侄儿侄女的条件。更何况她这里也

挺忙，自从老女仆梅莉亚每周只能来两天之后，一切家务活全落在她头上了。

玛德莱娜用破毡片擦拭着光滑如镜的揉面缸盖子。这种古家具根本不用打蜡，甚至不需用力擦就闪闪发光。她想过千百遍，揉面缸放在窗前壁炉边是否最合适。缸里塞满了破布卷和废纸之类的东西，搬起来非常重。她躬着身，向前猛推。缸蹭着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瓷砖贴面交接处不平，使她推着挺费劲。铺地板的瓷砖呈粉红色，点缀着一些棕色和灰色斑点。这些东西是她费好大劲才弄到的，是附近一个老厨房的遗物。想当年，她立在工地上，指挥着一个小工匠干活，眼看一块块瓷砖对在一起，她是多么兴高啊！小工匠叫什么名字？莫雷蒂还是莫雷利？……总之是个意大利人，只有意大利人才会铺设这种古老的瓷砖。她鼓足劲，奋力一推，想把揉面缸推过瓷砖连接的凸起处。她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滚圆的臀部，干活从不知惜力气。她作姑娘时和于贝尔一起登山，二人订了婚。现在她再不能登山了，因为抽烟太多，经常气喘，而且身子又胖，更何况已经四十九岁了！但是，这个揉面缸，真要命，非把它推过去不可。她又猛一推，好极了，正合适，甚至不用再加东西垫稳。

她把披散在前额上的头发捋上去，后退三步，背靠着墙，点起一支烟来。半闭着眼审视，宛若一个艺术批评家。毫无疑问，房间的布置是不协调的。每次她想重新布置时，总是又想，新的布置是不是比原来的更好些。面对着房内无法再改动的摆设，她心里油然而升起一股钟情的积恨。为了房间里的装饰，她花了三年的工夫，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她仍不

十分满意，也只好作罢了。那时她住在二楼的一个小间里，每天一大早就穿着背带裤和羊毛坎肩走下来，到工地上指挥。中午和工人们一块饮点苹果酒。这些工人都来自偏僻的乡村。她每天都有一桩重大决策。她的绝招是让工人们把螺旋梯安在附属间的中央。整个楼梯只有上部栏杆的柱子是真正的古木，其余的均是普莱热老爹从旧木料堆里翻出的虫蛀过的橡木板改制而成的。这位老爹是卡拉维尔镇人，小个子，木工活干得很出色，经他一改制，整个楼梯仿佛出于同一时代的木料，古色古香，做工很精细，阶梯颇窄，螺旋上升，遮着靠里面作厨房的地方。由于厚铁皮铰接板的遮掩，厨房的洗碗槽和厨师是看不到的。大锅藏在一个诺曼底式的橱柜中。收音机、电唱机和电话藏在两扇齐墙高的旧门之后。

玛德莱娜又将揉面缸推回原处，再不要动它了！而且柜橱、桌子和凳子都不要再动了……她的目光自豪地落在高高的壁炉上。这壁炉是用白色质朴大理石砌造的，年代很久了，足可以进博物馆。炉膛下面的一块石板上刻着：“让·吉约为本堂神甫埃罗斯造于1783年。”玛德莱娜常梦见这位神甫拿着日课经，腿上卧着一只小猫，坐在炉前烤火。修理房子时，她既怕碰坏了墙上的细木护壁板，又怕屋顶上的梁安得不正。谢天谢地，总算没出差错！仅仅将地板上弄出了一些小斑点，就使这古老的神甫住宅翻修一新。去年文物建筑师科尔米内先生从这路过，还夸奖过她呢。复修期间，她一方面牵挂着房子，一方面思念着死去的丈夫。这也许是丈夫死后她做出的最出色事情。他们的结合是很理想的，那是出于对体育的共同爱好。一年的夫妻生活既无阴云和风暴，也无阴

光的火花。接着战争来了，人们四处逃难。于贝尔死在敦刻尔克。三个月后她才得到噩耗。她的悲伤象常人一样，是可想而知的。她强打起精神，装成志刚要强的寡妇，仿佛是要瞒哄他人。这桩婚姻给她留下了一笔可维持生计的小财产，由公证人管理着，此外还有一个令她听起来十分刺耳的姓氏：戈尔热太太。她作姑娘时的姓氏要动听多了：埃格雷蒂埃尔！她先后在几个组织委员会作短期秘书工作，接着在塞纳河左岸一家古董店里作店员，店主人姓梅蒂维埃尔。她就是在那里学会鉴定古物的。要是店老板的后妻不搞阴谋，说不定至今她仍在那里工作。在一个有着双重领导的店铺里，想有所作为，时时都潜伏着危险。她被店后间的流言蜚语惹烦了，于是辞了职，到多维尔附近的图克村廉价买了一座外表挺漂亮的房屋，座落在一座废弃的教堂花园中，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次年，她又在街对面租下了个小铺子，做起古董和旧货买卖来。雨天顾客很少。她从家里的窗口向外望去，就能瞥见雨帘后面关闭的店门，挂在门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店里没人，请到街对面房里去找。”店前的陈列窗里摆着一张路易十六时代的独脚小圆桌，一束用玻璃罩盖着的新娘子花束，还有几个银质鼻烟壶，几件漂亮锡器，几个挺浪漫别致的巴黎细瓷小瓶和墨斗等物。她喜爱朴素的家具和天真自然的小摆设。这些东西使她全身感到舒服。她越活越觉得和东西交往可以取代与人的交往。这些无生气的东西对于那些会欣赏、会抚摸它们的人来说，是非常温柔可爱的，然而大多数人却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只需耐下性子，平心静气，就能感受到与东西密谈的乐趣。玛德莱娜用指尖轻轻擦